論尊敬師傅十

論太子諸王定分九

論規諫太子十一

論教戒太子諸王十二

貞觀政要卷第四

論尊敬師傅第九　凡四章。

貞觀七年。授吳王恪齊州都督。太宗謂侍臣曰。父子之情。豈不欲常相見耶。但家國事殊。須出作藩屏。且令其早有定分。令。平聲。分。去聲。凡言定分並同。絕覬覦之心。我百年後。使其兄弟無危亡之患也。按史傳。恪初王鄧林。貞觀十年。始改王吳。授安州都督。帝賜書曰。汝惟茂親。勉思所以藩王室。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外為之君臣。內為之父子。今當去膝下。不遺汝珍。而遺汝以言。其念之哉。帝後以晉王為太子。又欲立恪。長孫無忌固爭。帝曰。公豈以非己甥

邪、且恪英果類我。無忌曰。晉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舉慕不定則敗、況儲位乎。帝乃止。

愚按。是時。承乾方寵。其使居藩屏。欲其早有定分。可謂處之盡其道矣。又欲立恪。卒陷恪於死地。何哉。漢高祖之愛恪。蓋論之。漢高祖之愛

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曾音層。俚語曰。俚音里。俚語猶云俗諺也。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聖創業。豈惟處置見在子弟而已。厥上聲。聲。音現。當須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疏奏。太宗甚嘉之。賜物百段。

唐氏仲友曰。太宗制古之所不制。臣古之所不而獨牽於私欲。不能自克。於嫡庶之際。不為遠慮。臣別嫌疑。明嫡庶。絕覬覦。隋文帝既立子勇為太子。又使晉王廣鎮并州。周言不加。文王之衆子不會之文。王之徧哉。蓋所以與漢紀靚。息禍亂也。隋文帝既立秦蜀四王。各據方面。恩寵相埒。以啓其爭者。由嫡庶不分也。且誇示於人。吾五子同毋。何憂禍亂哉。其後五子互相攘奪。無一得全。終為天下笑。太宗目覩隋室之禍。宜知所鑒矣。至今為烈。既立承乾為太子。復寵待諸王。無所高下。馬周窺見禍亂之端。亟不能改。愚觀太宗雖能嘉賞。而不能改。愚觀太宗以每事以隋為鑒。獨於諸王定分。而忘之。豈所謂溺愛者不明邪。

貞觀十三年。諫議大夫褚遂良以每日一作月。特給魏王泰府料物。有逾於皇太子。上疏諫曰。昔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儲音除。副也。太子君之副。故謂之儲君。道亞霄極。甚為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為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於人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

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禮特須尊崇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當親者踈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徒承機而動私恩害公或至亂國伏惟陛下功超萬古道冠百王（冠去聲）發施號令（施平聲）為世作法（為去聲）一日萬機或未盡美臣職諫諍無容靜默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傳去聲）愛子教以義方忠孝恭倫義方之謂昔漢竇太后及景帝並不識義方之理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里大營宮室複道彌望積財鉅萬計出警入蹕（蹕貫錢索也蹕音畢天子出稱太后漢文帝之后生景帝）小不得意發病而死（警入蹕兩切）及梁王武謚孝事見本傳宣帝亦驕恣淮陽王幾至於敗賴其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幾平聲淮陽王名欽漢宣帝庶子也謚曰憲事見本傳）且魏王既新出閤伏願恒存禮訓妙擇師傅示其成敗既敦之以節儉而獎之道德齊禮（論語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勸之以文學惟忠惟孝因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太宗深納其言陳氏惇敘曰甚哉太宗之不善為父也所以啓泰之邪心者太宗既立乾為太子而所以眷眷於泰而寵錫之者其禮乃過於乾其理何邪是時雖未嘗許泰為太子而禮數優異泰之意固已見於不言之間矣然則寧免泰之覬覦而裁抑之以計傾承乾者乎及其邪心既啓然後從而誘入而復閉之既幽之復降之是何異誘其入門不亦惑乎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各為我言之。（為去聲、後為朕同）尚書右僕射高士廉（名儉、以字行、初、秦王）薦為治中王、為皇太子。授右庶子、既即位、為吏部尚書、封許國公、後遷僕射。攝太傅、掌機務二十一年卒。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即日四方仰德。不敢為非。但太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為萬代法。以遺子孫。（遺去聲）

愚按。古者不以私恩害公義。故嫡長之重。衆子雖愛。不得而並焉。所以明尊卑之等。杜僭忒之源也。太宗以聰明之君。而於太子魏王之事。獨不能定其分。異其禮。雖深納遂良之言。而私愛之心終不能自克。卒至於兩廢焉。其亦可監也夫。

吏部尚書侯君集（侯姓、君集名）戍邊還。（還音旋）自以有功。望僕射。不得。頗怏怏。（怏於兩切）嘗謂人曰。我為秦王擒建成。（為去聲）斬其首。（斬側減切）此最當今日之急。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已覺衰怠。既以長子守器東宮。（長音掌）諸弟及庶子。數將四十。心常憂慮在此耳。但自古嫡庶無良。何嘗不傾敗家國。公等為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宮。爰及諸王。咸求正士。且官人事王。不宜歲久。歲久則分義情深。非意鬩閙。（分去聲、鬩音俞、窺伺貌）多由此作。其王府官寮。勿令過四考。（令平聲）

唐氏仲友曰。太宗不知溺愛之在己。獨欲責之保傅王者。又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何也。彼誠賢者。雖終身而未足。誠不賢。一日猶不可。況四考乎。

愚按。國家急務。養百姓也。舉文本之書。皆急務也。而褚高士廉劉洎

遂良則以太子諸王須有定分為當今之急。考其時承乾之惡已著。魏王泰寵侔之情頗露。漢王元昌同惡之迹益彰。遂良之言。宜其為急務也。非以養百姓。撫四夷。道德齊禮為不急也。太宗不思所以正定之。變矣。方且曰公等為朕搜訪賢年而有東宮之德以輔儲宮。又何益之有哉。

尊敬師傅第十。凡六章。

貞觀三年。太子少師

少。去聲。李綱。字文紀。瓌州人。始名瓊。慕張綱為人。改焉。仕隋為太子洗馬。擢尚書右丞。隋末。賊帥何潘仁胡上謁。既受禪。拜禮部尚書。太子詹事。諫建成不聽。遂乞骸骨。貞觀初。拜是職。五年。卒。謚曰貞。

有脚疾。不堪踐履。太宗賜步輿。令三衛舉入東宮。

宿衛之事。是為三衛。含平聲。唐制東宮六率。府分為上中下三等。掌

詔皇太子引上殿。親拜之。大見崇重。綱為

太子為去聲。陳君臣父子之道。問寢侍膳之方。見封建篇註。理順辭直。聽者忘倦。太子嘗商略古來君臣名教。竭忠盡節之事。綱懍然曰。懍。音凜。嚴毅貌。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論語曾子之言。謂輔幼君攝國政也。古人以為難。綱以為易。以切。毀每吐論發言。皆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太子未嘗不聳然禮敬。

愚按。世子為王之貳。天下之本也。太宗即位之後。蚤建太子以固天下之本。而嚴太子尊敬師傅之禮。稽之古典。參合其宜。李綱少慷慨有風節。故其發言吐論。辭色激烈。宜皇儲之所禮敬也。古人謂一心可以事百君者。綱之謂歟。

貞觀六年。詔曰。朕比尋討經史。比。音鼻。明王聖帝。曷嘗

無師傳哉。前所進令。遂不覩三師之位。意將未可。何以然。黃帝學大顛。顓頊學録圖。堯學尹壽。（一作君疇）舜學務成昭。禹學西王國。湯學威子伯。文王學子期。武王學號叔。（已上出劉向新序）前代聖王。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譽不傳乎載籍。況眾接百王之末。智不同聖人。其無師傳。安可以臨兆民者哉。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嘉樂篇之辭）夫不學則不明古道。（夫音扶）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可不著乎。置三師之位。

按史志。隋廢三師。貞觀十一年復置。與三公皆不設官屬。

愚按周書曰。立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豈易其人哉。若論其極。必皐。夔。稷。契。伊。傅。周。召。而後可。世變無窮。隨世升降。可也。唐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天子所師法。無所總職。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此則非古。制也。制雖殊古。而天子之時。固皆以太宗之時。固皆元勳碩德居之。制雖殊古。而名意則同。降此則為加官視品秩崇高耳。豈皆其人哉。人君欲稽古以正名。苟捨周官。愚未見其可也。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上智之人。自無所染。但中智之人無恒。從教而變。況太子師保。古難其選。成王幼小。周召為保傅。（賈誼曰。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傅。周公為太保。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左右皆賢。日聞雅訓。足以長仁益德。（長。音掌）使為聖君。秦之胡亥。用趙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嗣位。

誅功臣。殺親族。酷暴不已。旋踵而亡。胡亥。秦二世名。初始皇使趙高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及嗣位。高說曰。陛下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宗室。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二世乃更為法律。大臣公子有罪輒誅、二世卒為高所弒。故知人之善惡。識由近習。今為太子諸王為去聲。精選師傅。令其式瞻禮度。令平聲。有所裨益。公等可訪正直忠信者。各舉三兩人。

愚按。太子。國家之根本也。諸王。公族之枝葉也。根本安固。枝葉茂盛。永孚于休。則開導而訓告之。豈不切切於嚴師傅乎。然三代尚矣。自漢以來。未嘗不平。何不多見。夫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慠于為君父者。尚慎于為實悖天道。況崇高之上者乎。

貞觀十一年。以禮部尚書王珪。兼為魏王師。唐因隋制、皇叔昆弟皇子為親王、若置掌傅相、訓導匡其過失、置師。太宗謂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曰。古來帝子生於深宮。及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傾覆相踵。少能自濟。我今嚴教子弟。欲皆得安全。王珪我父驅使。甚知剛直。志存忠孝。選為子師。卿宜語泰。每對王珪。如見我面。宜加尊敬。不得懈怠。珪亦以師道自處。上聲。時議善之也。

胡氏寅曰。為人師者。豈徒禮貌云乎哉。必有道以授人。而道以人倫為至。魏王泰。是時承寵。偏厚於兄弟。而王珪告戒之方。防其微而革其心。不於師而誰責矣。夫豈以窺伺儲位。廢斥而與死。有教訓之道。未之聞也。魏王卒獨泰之罪哉。珪亦與有責矣。

愚按。太宗以王珪為魏王師。且諭玄齡以嚴教之意。可謂得人矣。然嘗觀太宗愛泰之心甚至。固父子之情也。乃詔即府置文館。得自引博士。蘇勗勸泰撰括地志。泰奏撰括地志。如古賢王。奏撰括地志。於是士有文學者多與而貴游因藉其門如市。其著書。泰之月稟。又過太子遠甚。褚遂良亦以為言。其後卒有奪嫡之罪。竟罹幽賤。夫傚古賢王著書。後可也。且漢武帝為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識者非之。今泰諸王也。使之置館引賓客。私擅勢。其母乃與所謂嚴教之意。異歟。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司空房玄齡曰。三師。以德道人者也。若師體毋。太子無所取則。於是詔令平聲。撰太子接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

愚按。太宗制太子接三師儀注。委曲尊隆。意亦至矣。師嚴然後道尊。況元良而屈體盡敬於師。道重也。然嘗觀賈誼引大戴記傅。其闕繫豈不尤之言於政事書曰。師道之教訓。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入學則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此古太子親師傅之實也。又不止於儀注之文而已。為君父者。可不考於賈誼之書。不書。

貞觀十八年。高宗初立為皇太子。貞觀十七年四月。立晉王治為皇太子。是為高宗。尚未尊賢重道。太宗又嘗令太子令平聲。居後同。寢殿之側。絕不往東宮。散騎常侍劉洎上書曰。臣聞。月令。天子立春迎春於東郊。立夏迎夏於南郊。立秋

迎秋於西郊、立冬、迎冬於北郊、按此。非王世子之事。或曰、周制東西南北之學、在於四郊。孟。長也。孟矣。謂世子也。此說於成字疑誤。齒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貞。文王世子。行一德為切、迎字疑誤。齒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貞。文王世子。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曰。有父在則禮於學。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二曰。君在則禮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矣。三曰。長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嗣主。申下交之義。故得匏言咸薦。虡問旁通。不出軒庭。坐知天壤。率由茲道。永固鴻基者焉。至若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長。音掌。未曾識憂懼。曾。音層。無由曉風雅。雖復神機不測。天縱生知。而開物成務。終由外奬。匪夫崇彼干篇。夫。音扶。後同。篇。音約。干。舞者所執也。篇。樂管。以竹為之。三孔。長

三尺。以和衆聲者也。聽茲謠頌。何以辨章庶類。甄。音珍。甄毅彝倫。歷考聖賢。咸資琢玉。學記、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周儲上哲。師望奭而加裕。周儲。謂成王也。望。太公名、成王以二公為師保。漢嗣深仁。引園綺而昭德。漢嗣。謂惠帝盈也。高祖欲廢太子盈、張良教太子迎四皓、高祖置酒、太子侍、四皓從、皆年八十餘、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既去、上目送之、曰、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惡之際。興亡斯在。不勤于始。將悔于終。是以黿錯上書。令通政術。黿。音潮。錯。音措。漢文帝時、黿錯為太子舍人。遷博士、上書曰、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

之。賈誼獻策。務知禮教。賈誼。雒陽人。漢文帝時為梁懷王傅。上書曰。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已行矣。竊惟皇太子。王裕挺生。金聲夙振。明允篤誠之美。孝友仁義之方。皆挺自天姿。非勞審諭。固以華夷仰德。翔泳希風矣。然則寢門視膳。已表於三朝。音潮。事見封建篇註。藝宮論道。宜弘於四術。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雖富於春秋。飭躬有漸。實恐歲月易往。易。以豉切。墮業興譏。取適晏安言之。伏惟陛下。誕敷膺圖。登庸歷試。多才多藝。道著去聲。思廣儲明。暫願聞徹。不敢曲陳故事。切請以聖德於臣時。允文允武。功成於纂祀。萬方即叙。九圍清晏。尚且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求異聞於振古。勞敷恩於當年。思去聲。後同。乙夜觀書。事高漢帝。漢紀。光武講論經理。夜分乃寐。馬上披卷。勤過魏王。魏紀。文帝雖在軍旅。手不釋卷。陛下自勵如此。而冷太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臣所未諭一也。加以暫屏機務。屏。音餅。棄也。即寓雕蟲。揚子曰。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童子雕蟲篆刻。壯夫摛不為也。摛。音癡。紆寶思於天文。則長河韜映。摛玉華於仙札。音錙。音淄。錙銖。音殊。十黍為銖。十銖為兩。十兩為鎰。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屈原。名平。楚懷王時為大夫。作離騷經。為詞賦之祖。宋玉。屈原弟子。楚大夫。以詞賦名。鍾張何階於入室。鍾。常。魏。繇。太字元尉。

善草書。張芝。字伯英。後漢太尉。
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時稱草聖。陛下自好如此。好去聲。
而太子悠然靜處。上聲。不尋篇翰。臣所未諭二也。陛下
備該衆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聰。俯詢凡識。聽朝之隙。
閭里好惡。凡有巨細。必關聞聽。陛下自行如此。而令
太子乂趨入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諭三也。陛下若謂
無益。則何事勞神。若謂有成。則宜申貽厥。詩曰。貽厥孫謀。茂
而不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推虞範。訓及儲君。授以良
書。娛之嘉客。朝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蹤。晚接賓遊。訪
得失於當代。閒以書札。問去聲。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
聞。日見所未見。副德愈光。群生之福也。竊以良娣之
選。偏於中國。仰惟聖旨。本求典內。冀防微慎遠慮。陛
下所知。暨乎徵簡人物。徵平聲。則與聘納相違。監撫二
周。監平聲。監國撫軍也。謂內既如彼。外亦宜
然者。恐招物議。謂陛下重內而輕外也。古之太子。問
安而退。所以廣敬於君父。異宮而處。上聲。所以分別於
嫌疑。別彼列切。今太子一侍天闈。動移旬朔。師傅已下。無
由接見。假令供奉有隙。供平聲。軟同。還東朝。拜謁既踈。且
事俯仰。規諫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親教。宮寀
無因以進言。寀音采。寮屬也。雖有具寮。竟將何補。伏願俯循

前躅。音燭。跡也。稍抑下流。弘遠大之規。展師友之義。則離徵克茂。帝圖斯廣。凡在黎元。孰不慶賴。太子溫良恭儉。聰明睿哲。含靈所悉。臣豈不知。而淺識勤勤。思效愚忠者。願滄溟益潤。日月增華也。太宗乃令洎與岑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與皇太子談論。按通鑑。此疏係十七年。又按高宗諫誅穆裕。太宗歸功洎善事在十八年。則洎上此疏。當在十七年。

唐太宗以仲友太子諫誅穆裕。歸功諫臣。則洎上此疏。足見其為剛直果敢之士。聞太子論不之說。驗矣。惜太子不足以上。父子異宮。意防深矣。易曰。君子以遠小人之要。不見於談論也。出震繼明。不基唐家之禍於不忍言。其氣化至耶。抑所謂得人者昌。小人之道。敗大臣。體群臣。親君子。還東宮近師傅之諫。當矣。劉洎此言。又而歎。古之制命。既廢。晉王治初立之後。劉洎此跋。愚按。太子承乾教世子之善也。太宗以洎與岑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談論。可謂得人矣。洎身正家之道。敬大臣。體群臣。親君子。易曰。君子以遠小人之要。不見於談論也。出震繼明。不基唐家之禍於不忍言。其氣化至耶。抑所

教戒太子諸王第十一 凡七章

貞觀七年。太宗謂太子左庶子于志寧。字仲謐。京兆人。貞觀三年。為中書侍郎。遷左庶子。上諫苑。俄兼詹事。晉王為皇太子。復拜左庶子。兼輔導太子。常須為說。為去聲。後為說同。百姓間利害事。朕年十八。猶在人間。百姓艱難。無不諳練。及居帝位。每商量處置。量。平聲。處。上聲。或時有乖踈。得人諫諍。方始覺悟。若無忠諫者為說。何由行得好事。況太子生長深宮。長音

掌。百姓艱難。都不聞見乎。且人主安危所繫。不可輒為驕縱。但出敕云。有諫者即斬。必知天下士庶無敢更發直言。故克己勵精。容納諫諍。卿等常須以此意共其談說。每見有不是事。宜極言切諫。令有所裨益也。（令。平聲。）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文王之母大姒之妊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生而明聖。大任教之。）唐仲友曰。此數語者。即周公無逸之書也。至謂若詔天下人所裨益亦深切。孟子望太子承乾不足以副君父之意。不敢諫。其意已之從諫。其意亦如之。）以君子謂大任為能胎教。朕則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誨諭。見其臨食將飯。謂曰。汝知飯乎。對曰。不知。曰。凡稼穡艱難。皆出人力。不奪其時。常有此飯。不知。曰。凡稼穡艱難。皆出人力。不奪其時。常有此飯。見其乘馬。（乘。平聲。後同。）又謂曰。汝知馬乎。對曰。不知。曰。能代人勞苦者也。以時消息。不盡其力。則可以常有馬也。見其乘舟。又謂曰。汝知舟乎。對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爾方為人主。可不畏懼。見其休於曲木之下。又謂曰。汝知此樹乎。對曰。不知。曰。此木雖曲。得繩則正。為人君雖無

道。受諫則聖。此傅說所言。說音悅。商書傳說告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可以自鑒。

愚按。太宗徵承乾之失德。望儲君之近德。於是遇事必諫。其愛儲君者。所以愛百姓也。將飯而戒。則知民生之艱難矣。乘馬而戒。則知民力之無恒矣。休息之必從正矣。觀前代教誡太子之道。亦不過如是也。然之所以保養之者。至矣。高宗臨御。其於子庶民。猶知艱難。毋乃雖王業之諄諄而聽藐藐乎。

貞觀七年。太宗謂侍中魏徵曰。自古矦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長富貴。長音掌。後同。好尚驕逸。好去聲。多不解。音懈。親君子遠小人故爾。遠去聲。後同。朕所有子弟。欲使見前言往行。去聲。冀其以為規範。因命徵錄古来帝王子弟成敗事。名為自古諸矦王善惡録。以賜諸王。其序曰。觀夫音扶。後同。膺期受命。握圖御寓。咸建懿親。藩屏王室。布在方策。可得而言。自軒分二十五子。國語。黃帝之子二十五子。其同姓者二人。青陽與夷鼓是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十四人。別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吉。儇。依。是也。舜舉一十六族。即八元八凱。見擇官篇註。爰歷周漢。以逮陳隋。分裂山河。大啓磐石者衆矣。或保义王家。與時升降。或失其土宇。不祀忽諸。然考其隆替。察其興滅。功成名立。咸資始封之君。國喪身亡。多因繼體之后。其故何哉。始封之君。時逢草昧。見王業之艱阻。知父

兄之憂勤。是以在上不驕。夙夜匪懈。或設醴以求賢。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或吐飧而接士。周公戒伯禽曰。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故甘忠言之逆耳。家語曰。忠言利於行。得百姓之懽心。孝經曰。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故得百姓之懽心。鰥寡。謂庶人。樹至德於生前。流遺愛於身後。暨夫子孫繼體。多厲隆平。生自深宮之中。長居婦人之手。不以高危為憂懼。豈知稼穡之艱難。周書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于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昵近小人。昵。與暱同。踈遠君子。綱紀哲婦。傲狠明德。犯義悖禮。淫荒無度。不遵典憲。僭差越等。恃一顧之權寵。便懷匹嫡之心。矜一事之微勞。遂有無厭之望。厭。平聲。棄忠貞之正路。蹈姦宄之迷塗。宄。音鬼。書曰。寇賊姦宄。注。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復諫違上。愎。音僻。往而不返。雖梁孝齊悼之勳庸。梁孝。名武。漢文帝子也。封梁王。都睢陽。七國反。先擊梁。殺虜有功。謚曰孝。齊悼。名悼。晉齊王攸子也。封濟北王。遷淮南王。好書鼓瑟。招延游擊將軍。淮南東阿之才俊。淮南。名安。漢武帝諸父也。封淮南王。賓客。喜文辭。後坐反謀自殺。謚曰厲。東阿。見定分篇注。擯摩霄之逸翮。成窮轍之涸鱗。棄桓文之大功。齊桓。齊悼。晉文。皆春秋諸侯。有尊于室匡天下之功。就梁董之顯戮。梁。冀。漢桓帝時為大將軍。後為反謀。冀與妻皆自殺。董。卓。漢獻帝時自為太尉相國。作亂被誅。夷三族。垂為烟戾。可不惜乎。皇帝以聖哲之資。拯傾危之運。崔七德以清六合。左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使子孫無忘其章。注云。此武

王七德之義。總萬國而朝百靈。懷柔四荒。親睦九族。九族。高祖玄曾之親也。念華萼於棠棣。棠棣。詩小雅篇名。燕兄弟之樂歌也。寄維城於宗子。心乎愛矣。靡日不思。愛命下臣。考覽載籍。博求鑑鏡。貽厥孫謀。臣輒竭愚誠。稽諸則訓。凡為藩為翰。有國有家者。其興也。必由於積善。其亡也。皆在於積惡。故知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然則禍福無門。吉凶由己。惟人所召。豈徒言哉。今錄自古諸王行事得失。分其善惡。各為一篇。名曰諸王善惡錄。欲使見善思齊。足以揚名不朽。聞惡能改。能一作知。庶得免乎大過。從善則有譽。改過則無咎。興亡是繫。可不勉與。太宗覽而稱善。謂諸王曰。此宜置于座右。用為立身之本。

愚按人性皆善也。而惡則豈人之性哉。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耳。況太子諸王乎。嘗觀漢諸侯王今太宗命集往古之事。為諸侯王善惡錄。使知善之足以成名。惡之足以滅身。昭然可鑒矣。然唐室興王之初。其諸王如道宗道玄孝恭道彥皆相與艱難共成大勳。賢德著聞。此善之可稱者也。暨有天下之後。諸王皆身享富貴。福澤順境。而喪德者何多。多耶。蓋太宗家廷之內。恩常揜義。訓教之言雖切。佩服之心蓋寡。毋乃居移氣。養移體。有以汩其本然之性歟。豈人性之善乎。

貞觀十年。太宗謂荊王元景漢王元昌吳王恪魏王泰等曰。自漢已來。帝弟帝子。受茅土。居榮貴者甚衆。

惟東平及河間王。東平王。名蒼。漢光武子也。好經書。有智思。文稱典雅。明帝問處家何事最樂。王曰。為善最樂。謚曰憲。河間王。名德。漢景帝子也。博學有德。武帝時奏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謚曰獻。最有令名。得保其祿位。如楚王瑋之徒。瑋。音韋。楚王瑋。晉武帝第五子也。元康中掌兵權。剛狠好殺。因矯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賈后遂執瑋下廷尉斬之。謚曰隱。覆亡非一。並為生長富貴。為去聲。後同。好自驕逸。所致。好。去聲。汝等鑒誡。宜熟思之。揀擇賢才。為汝師友。須受其諫諍。勿得自專。我聞以德服物。信非虛說。比。音毗。寐。音鼻。嘗夢中見一人。云虞舜。我不覺竦然敬異。豈不為仰其德也。向若夢見桀紂。必應斫之。應。平聲。桀紂雖是天子。今若相喚作桀紂。人必大怒。顏師古。閔子騫。顏師古字子騫。閔。損。字子騫。皆孔子弟子。以德行稱。郭林宗。黃叔度。二人。皆後漢時高尚之士。郭林宗。名千。頃陂。澄渟不可量也。雖是布衣。今若相稱贊道類此四賢。必當大喜。故知人之立身。所貴者惟在德行。去聲。後德行同。何必要論榮貴。汝等位列藩王。家食實封。更能克修德行。豈不具美也。且君子小人本無常。行善事則為君子。行惡事則為小人。當須自剋勵。使善事日聞。勿縱欲肆情。自陷刑戮。

貞觀十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歷觀前代。撥亂創業之主。生長人間。長。音掌。皆識達情偽。罕至於敗亡。逮乎

繼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貴。不知疾苦。動至夷滅。朕少小以來。（少去聲。）經營多難。備知天下之事。猶恐有所不逮。至於荊王諸弟。生自深宮。識不及遠。安能念此哉。朕每一食。便念稼穡之艱難。每一衣。則思紡績之辛苦。諸弟何能學朕乎。選良佐以為藩弼。庶其習近善人。得免於衍過爾。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吳王恪曰。父之愛子。人之常情。非待教訓而知也。子能忠孝則善矣。若不遵誨誘。忘棄禮法。必自致刑戮。父雖愛之。將如之何。昔漢武帝既崩。昭帝嗣立。燕王旦素驕縱。謟張不服。（謟。音舟。謟張。狂貌。）昭帝。燕王。名旦。武帝第三子也。霍光為大將軍。輔昭帝。燕王與上官桀等潛謀不軌。事敗。桀等伏誅。乃賜霍光遺一折簡誅之。則身死國除。（漢武帝少子弗陵立。是為昭帝。燕王。名旦。武帝第三子也。霍光為大將軍。輔昭帝。燕王與上官桀等潛謀不軌。事敗。桀等伏誅。乃賜燕王書責之。旦以縊自殺。賜謚曰刺。）夫為臣子。（夫。音扶。）不得不慎。

愚按。太宗之教戒諸王。其辭旨諄諄矣。既以漢河間東平之善。楚王韋之惡。以曉之。復以虞舜之聖。桀紂之惡。與夫漢霍光誅燕王旦之事。以曉之。又謂玄齡選良佐以為藩弼。使其能佩服斯訓。何以尚教乎。然愚觀太宗教戒之辭誠諄諄與言者。荊王元景。漢王元昌。吳王恪。魏王泰也。其後荊王與房遺愛同反。漢王與承乾同反。魏王以謀奪嫡而廢。吳王亦以嫌疑為高宗所殺。四人無得令終者。豈富貴驕奢。而表率之道未至耶。抑太宗教敕之言雖切。性邪。

貞觀中。皇子年小者。多授以都督刺史。諫議大夫褚

遂良上疏諫曰。昔兩漢以郡國理人。除郡以外。分立諸子。割土封疆。雜用周制。皇唐郡縣。粗依秦法。粗。去聲。陛下豈不以王之骨肉。王。去聲。鎮扞四方。聖人造制。道高前古。臣愚見有小未盡。何者。或得一善人。部內蘇息。遇一不善刺史師帥。人仰以安。得。同。或稱河潤九里。京師蒙福。漢光武時。潁川盜起。徵拜漁陽太守。郭伋為潁川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伋到郡。招懷群盜。皆降。或為。去聲。後為立。生為立祠。漢宣帝名詢。武帝之孫。曾孫也。云。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如臣愚見。陛下子內年齒尚幼。未堪臨人者。請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自知為人。審堪臨州。然後遣出。臣謹按。漢明帝名莊。章帝名炟。和帝名肇。能友愛子弟。自茲以降。以為準的。封立諸王。雖各有土。年尚幼小者。各留京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訖三帝世。諸王數十百人。惟二王稍惡。二王。謂楚王英。廣陵思王荊也。皆以謀逆自殺。自餘皆沖和深粹。惟陛下詳察。太宗嘉納其言。

唐氏仲友曰。遂良之諫。切中太宗之病。太宗十八舉義兵。以己撰人。不問幼小。曾不知人才不同。未

知稼穡之艱難。乃使之臨民。何止未能操刀而使割也。況膏粱之性難正。古人病之。而況於帝子乎。遂良欲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除遣。真良策也。土地不足藩維。磐石之宗。使臨一州。亦何益哉。賢乎適足以累之而已。惜哉。唐之君臣。其見之未及此也。

愚按。昔封建之世。固有年幼而祚土者。何則。一國而有卿大夫士。上焉者命於天子。下焉者命於其國。國君之齒少。則正卿當國。法制秩然成。王封小弱弟於唐。其後卒開大國之迹。此封建之事體不同。非如建國之有卿大夫士以相參佐。而督刺史。古方伯諸侯之職。而事之也。而使皇子之年小者居之。非懦弱不自樹立。則驕泰以取敗耳。非司牧之道也。遂良之臨州。為鑑。

規諫太子第十二。凡四章。

貞觀五年。李百藥為太子右庶子。時太子承乾。字高明。太宗長子也。生承乾。即以命之。貞觀初。立為皇太子。甫八歲。特敏惠。及長。過惡浸聞。十七年。廢為庶人。十八年卒。封常山王。謚曰愍。頗留意典墳。孔安國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然閑讌之後。嬉戲過度。百藥嘗作贊道賦以諷焉。其詞曰。下臣側聞先聖之格言。嘗覽載籍之遺則。伊天地之玄造。洎皇王之建國。曰人紀與人綱。資立言與立德。履之則率性成道。違之則罔念作忒。望興廢如從鉤。視吉凶如糾纆。音墨。至乃受圖膺籙。握鏡君臨。因萬物之思化。以百姓而為心。體大儀之潛運。閱往古於來今。盡為善於乙夜。惜勤勞於寸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故能釋層冰於

瀚海。變寒谷於蹏林。蹏。都賴都例二切。唐之思結地置蹏林州。漢書注云。蹏林。匈奴祭也。總人靈以胥悅。極穹壤而懷音。赫矣聖唐。大哉靈命。時維大始。大。讀泰。運鍾上聖。天縱皇儲。固本居正。機悟宏遠。神姿凝映。顧三善而必弘。見教誡篇注。祇四德而為行。去聲。易文言傳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元亨利貞。每趨庭而聞禮。論語。伯魚曰。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曰。未也。鯉退而學禮。常問寢而資敬。奉聖訓以周旋。誕天文之明命。邁觀喬而望梓。商子曰。喬仰父道也。梓俯子道也。即元龜與明鏡。自大道云革。禮教斯起。以正君臣。以篤父子。君臣之禮。父子之親。盡情義以兼極。諒弘道之在人。論語曰。人能弘道。豈夏啓與周誦。亦丹朱與商均。既雕且琢。温故知新。惟忠與敬。曰孝與仁。則可以下光四海。上燭三辰。日月星也。昔三王之教子。兼四時以齒學。將交發於中外。乃先之以禮樂。樂以移風易俗。禮以安上化人。非有悅於鍾鼓。將宣志以和神。寧有懷於玉帛。將克己而庇身。生於深宮之中。處於群后之上。處。上聲。群后。諸侯也。未深思於王業。不自珍於七豎。上音比。下音唱。七所以載鼎實。豎。侍也。謂富貴之自然。恃崇高以矜香酒。灌地以求神者也。三星。中為君。前為太子。後為少子。少陽之道縱淫放。前星之耀遽隱。心為少陽。長子之道也。雖天下之為家。蹈夷儉之非一。或

以才而見升。或見詭而受黜。足可以自省厥休咎。省悉井切。觀其得失。請粗略而陳之。粗聲去聲。覩披文而相質。相去聲。在宗周之積德。乃執契而膺期。賴昌發而作貳。昌文王名。發武王名。啓七百之鴻基。逮扶蘇之副秦。非有虧於聞望。聞去聲。以長嫡之隆重。長音掌。監偏師於亭障。監平聲。扶蘇秦始皇長子也。始皇欲坑諸生。扶蘇切諫。始皇怒。使北監蒙恬上郡。始皇崩。公子胡亥詐受遺詔自立。賜扶蘇死。始禍則金以寒離。左傳。閔公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歎曰。衣之偏也。龍涼冬殺。金寒。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金玦。金環也。弃性而為災也。既樹置之違道。見宗祀之遄喪。伊漢氏之長

世。固明兩之遽作。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高惑戚而寵趙。以天下而為譴。惠結皓而因良。致羽翼於寥廓。並見教戒篇註。景有慙於鄧子。成從理之淫虐。終生患於強吳。由發怒於爭博。漢景帝名啓。文帝太子也。鄧子。名通。文帝佞幸臣也。強吳。高祖兄仲之子。吳王濞也。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吮之。帝曰。天下誰最愛我。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帝使吮癰。吮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帝吮心。慙。由此怨通。及即位。鄧通與吳太子博爭不恭。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博之。吳王由是怨望。稍大失藩臣禮。徹居儲兩。時猶幼沖。防衰年之絕議。識亞夫之矜功。故能恢弘祖業。紹三代之遺風。徹。漢武帝名。儲兩。為太子時也。亞夫。周勃之子。仕至丞相。景帝甚重之。帝欲廢戾太子。亞夫不可。帝由是疏之。帝當目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帝據開博望。其名未

融。哀時命之奇舛。遘讒賊於江充。雖備兵以誅亂。竟背義而函終。背。音倍。擾。戾太子名。漢武帝子也。帝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趙人江充與太子有隙。見帝年老。恐。卒。帝乃使充入宮治之。充云。太子宮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太子遂捕充。斬之。長安軍亂。因言太子反。上怒。太子自經。宣嗣好儒。大猷行闡。嗟被尤於德教。美發言於忠謇。始聞道於匡韋。終獲戾於恭顯。好。去聲。宣嗣。漢元帝也。名奭。好儒術。多所納。用韋玄成。匡衡。相繼為丞相。恭。石顯。相繼擅漢用事。顯。等。皆以言顯短而死。太孫雜藝。雖異定陶。馳道不絕。抑惟小善。猶見重於通人。當傳芳於前典。漢成帝名驁。字太孫。元帝太子也。定陶共王。元帝庶子也。成帝博好經書。為太子時。帝急召之。太子出龍樓門。不得。乃馳道。其後帝以定陶王有材藝。欲立為嗣。賴侍中史丹輔助太子。得無廢。中興上嗣。明章濟濟。俱達時政。咸通經禮。極至情於敬愛。帝。悅。乃詔太子得絕馳道。西至直城門。上遣之。問其故。以狀對。悼友于於兄弟。是以固東海之遺堂。因西周之繼體。光武為漢中興之君。太子莊。是為明帝。號顯宗。明帝太子炟。是為章帝。號肅宗。東海王。明帝之兄。極相友愛。史贊。顯宗丕承業業。兢兢危心。恭德。政察。嚴肅宗濟濟。天性豈勝。肅宗承穆后德。諒惟淵體。五官在魏。無聞德音。或受譏於妲己。且自悅於從禽。雖才高而學富。竟取累於荒淫。累。去聲。魏文帝。姓曹。名丕。初為五官中郎將。見袁熙妻甄氏美而悅之。太祖為之聘焉。及受漢禪。嘗出射雉。雉。戟。辛毗對曰。於陛下甚樂。於羣臣甚苦。暨貽厥於明皇。搆崇基於三世。得秦帝之奢侈。亞漢武之才藝。遂驅役於羣臣。亦無救於凋弊。明皇。顯。

魏文帝太子也。嗣帝位。侍中劉曄稱之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儁。才具微不及耳。景初元年。起土山於芳林園。使公卿群僚皆負土栽木於其上。捕禽驅獸於其中。群臣皆面目垢黑。由是百姓凋弊。四海分崩。中撫寬愛。相表多奇。重桃符而致惑。納鉅鹿之明規。竟能掃江表之氛穢。舉要荒而見羈。相去聲。要。音腰。晉武帝。姓司馬名炎。

晉惠處東朝。察其遺跡。在聖德其如初。實御床之可惜。處。上聲。晉惠帝名衷。武帝第三子。東朝。為太子時也。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尚書令衛瓘。欲陳啓而未敢發。會侍宴。陵雲臺。瓘陽醉。跪帝前。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悼愍懷之云廢。遇烈風之吹沙。盡性靈之狎藝。亦自敗於凶邪。安能奉其粢盛。承此邦家。粢。音咨。盛。音成。晉愍懷太子名遹。惠帝長子是也。旬令聲。賈后忌之。使閹官輩媚之為非。於慢弛益彰。賈后遂設計譖於帝。廢為庶人。惟聖上之慈愛。訓義方於至道。同論政於漢幄。脩致戒於京鄗。音鎬。地名。鄗韓子之所賜。晉元帝好任刑法。以韓非子賜太子。重經術以為寶。咨政理之美惡。亦文身之黼藻。庶有擇於愚夫。慙乞言於遺老。致庶績於咸寧。先得人而為盛。帝堯以則哲垂謨。虞書曰。則哲。能官人。文王以多士興詠。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取之於正人。鑑之於靈鏡。量其器能。量。平聲。審其檢行。去聲。必宜度機而分職。度。待洛切。不可違方以從政。若其惑於聽受。暗於知人。則有道者咸屈。無用者必

伸。讒諛競進以求媚。玩好不召而自臻。好。去聲。直言正諫。以忠信而獲罪。賣官鬻獄。以貨賂而見親。鬻。音育。於是虧我王度。斁我彝倫。斁。音妬。亂也。九鼎遇姦回而遠逝。九鼎。周之寶器。周沈泗水中。始皇求之。不能出。萬姓望撫我而歸仁。此一節述任用之戒。蓋造化之至育。惟人靈之為貴。獄訟不理。有生死之異塗。冤結不伸。乖陰陽之和氣。士之通塞。屬之於酷吏。是故帝堯畫像。陳恤隱深文。命之脩短。懸之於酷吏。是故帝堯畫像。陳恤隱之言。虞書曰。象以典刑。又曰。惟刑之恤哉。漢書唐虞刑也。犯黥者皂其中。犯劓者丹其服。犯宮者雜其衣裾。無領緣。夏禹泣辜。盡哀矜之志。見封建篇注。此一節述刑罰之戒。因取象於大壯。

易大傳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乃峻宇而雕墻。將瑤臺以瓊室。紂作瑤臺。瓊室。豈畫棟以虹梁。或凌雲以遐觀。世說。魏作巧。隨風搖動。終無崩隕。或通天而納涼。漢武帝作神明。通天臺。於林光明。高三十丈之。極醉飽而刑人力。命痠蹙而受身殃。痠。音酸。蹙。音逐。是以言惜十家之產。漢帝以貽偷而垂裕。漢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為。臺雖成百里之囿。周文以芻來而克昌。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此言百里者。舉成數言也。囿者。蕃育鳥獸之所。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經之營之。不日成之。是以禮通。重肯酒之為德。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出戰國策。至忘歸而受社。在齊

聖而温克。若其酗酒以致昏。酗音昫、詠酣怒也。酗酒而成
咸。酗。音昫、詠酣怒也。湎。音沔、嗜飲也。痛殷受與灌夫。亦亡其國。殷紂。
以酒為池、竟亡其國。灌夫。灌
夫醉酒罵坐、遂誅其身。是以伊尹以酣歌而作戒。
商書、伊尹作訓曰、敢有恒舞
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周公以亂邦而貽則。周
周公作誥曰、越小大邦用喪、亦
罔非酒。此一節述甘酒之戒。咨幽閉之令淑。實好
逑於君子。好。上聲。逑。匹也。詩曰、辭玉輦而割愛。固班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姬之所恥。漢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辭
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
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
近似之乎。帝善納其言而後止。脫簪珥而思愆。亦
宣姜之為羨。宣姜。周宣王后也。王嘗晏起、后乃脫纓
珥待罪於永巷、使傅母通言於王曰、王
樂色而忘德、失禮而晏起、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
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於
政事。早朝晏罷。
卒成中興之主。乃有禍晉之驪姬。晉獻公伐驪戎、獲
驪姬、愛之、生奚齊。
公有子八人、惟太子申生、重耳、夷吾、賢。驪姬佯譽太
子、而陰令人譖之、欲立其子。太子自殺。又諂二公子。
於是重耳走蒲、夷吾走屈。竟以亂晉。喪周
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後因取褒姒
笑失信於諸侯、西夷犬戎殺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
周賂而去。盡妖妍於圖畫。極凶悖於人理。傾城傾國。思貽
示於後王。麗質冶容。宜永鑒於前史。此一節述色荒之戒。復有
蒐狩之禮。蒐。音搜、禮。春曰蒐、狩田。馳射之場。不節之以正義。
必自致於禽荒。畢外形之疲極。亦中心而發狂。老子曰、馳
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夫高深不懼。夫。音扶。胥靡之徒。韝紲為娛。小
豎之事。韝。音鉤。鷹帽也。紲。音泄、所以繫犬者。以宗社之崇重。持先王之

名器。與鷹犬而並驅。凌艱險而逸轡。馬有銜橛之理。（橛。音厥。相如諫獵書。時有何厥之變。）獸有胹憝也。（胹。節述之戒。憝。禽荒之戒。）獨無情而內愧。此一以小臣之愚鄙。忝不賞之恩榮。擢無庸於草澤。齒陋質於簪纓。遇大道行而兩儀泰。喜元良會而萬國貞。以監府之多暇。每講論而肅成。仰惟神之敏速。歎將聖之聰明。自禮賢於秋實。足歸道於春卿。芳年淑景。時和氣清。華殿遂芳簟幃靜。灌木森竽風雲輕。花飄香竽動笑日。嬌鶯囀轉竽相哀鳴。以物華之繁靡。尚絕思於將迎。（恩。去聲。）猶允蹈而不倦。極躭翫以研精。命庸才以載筆。謝擲藻於天庭。異洞簫之娛侍。（漢元帝為太子時。好吹洞簫。自度聲。被歌調。王褒上洞簫賦。乃令後宮貴人皆誦讀之。）殊飛蓋之緣情。（魏文帝為世子時。曹植賦詩曰。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闕雅言以贊德。思報恩以輕生。敢下拜而稽首。（稽。去聲。）願永樹於風聲。奉皇靈之遐壽。冠振古之鴻名。（冠。去聲。）太宗見而遣使。（去聲。）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作賦。述古來儲貳事以誡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以輔弼太子。正為此事。（為。去聲。）大稱所委。（稱。去聲。）但須善始令終耳。因賜廄馬一匹。綵物三百段。

（愚按。此條康官躰德之初。群工贊善之始。承乾頗留意典墳。然燕閒之後。嬉戲無度。昔賈誼言輔翼太子。有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蓋愛子教之以義方。亦孰不欲教之於其初。其後乃爾

相遠耶。夫子所謂下愚不移者乎。抑所以輔翼之有未至乎。然秉彝觀李百藥贊道賦一篇。歷述秦漢魏晉以來儲貳之善惡。與夫任賢去邪之道。明刑慎罰之方。峻宇雕墻。甘酒嗜音。內作色荒。外禽荒之戒。莫不畢具。事實切當。文辭流麗。光輔前星。着。足為典訓也。

庶子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是時太子右庶子孔穎達。字仲達。冀州人。八歲就學。日記千餘言。隋世舉明經高第。貞觀初。數進忠言。為右庶子。嘗撰五經義疏。博。每犯顏進諫。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謂穎達曰。太子長成。長。音掌。何宜屢得面折。對曰。蒙國厚恩。死無所恨。諫諍愈切。承乾令撰孝經義疏。令。平聲。穎達又因文見意。愈廣規諫之道。太宗並嘉納之。二人各賜帛五百匹。黃金一斤。以勵承乾之意。按史傳。谷賜帛百匹。黃金十斤。

愚按。于志寧撰諫苑。以形臣救之益。孔穎達疏經義。以廣規諫之道。太宗又賜賚二臣以寓激勵之意。君父師友之責盡矣。是時承乾雖慢禮侈縱。而於文史規誨猶未啡拒。尚亦不難於知而難於行耶。

貞觀十三年。太子右庶子張玄素。以承乾頗以遊畋廢學。上書諫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書。蔡仲之命。之辭。苟違天道。人神同棄。然古三驅之禮。非欲教殺。將為百姓除害。為去聲。故湯羅一面。天下歸仁。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

湯德至芙及禽獸。今苑内娛獵。雖名異遊畋。若行之無恒。終虧雅度。且傳說曰。學不師古。匪說攸聞。說音悅。商書。傳說生高宗之辭。然則弘道在於學古。學古必資師訓。既奉恩詔。令孔穎達侍講。令平聲。後同。行去聲。兼朝夕侍奉。覽聖人之遺教。察既往之行事。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能。此則盡善盡美。夏啓周誦。焉足言哉。焉於虔切。夫為人上者。夫音扶。未有不求其善。但以性不勝情。勝平聲。後同。聰惑成亂。聰惑既甚。忠言盡塞。所以臣下苟順。君道漸虧。古人有言。勿以小惡而不去。上聲。小善而不為。故知禍福之來。皆起於漸。殿下地居儲貳。當須廣樹嘉猷。既有好畋之遊。好去聲。後同。何以主斯七廟。慎終如始。猶恐漸衰。始尚不慎。終將安保。承乾不納。玄素又上書諫曰。

臣聞稱皇子入學而齒胄者。欲令太子知君臣父子尊卑長幼之道。長音掌。後同。見教誡篇注。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尊卑之序。長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內。弘之四海之外者。皆因行以遠聞。假言以光被。伏惟殿下。睿質已隆。尚須學文以飾其表。窮見孔穎達。趙弘智等。非惟宿德鴻儒。亦兼達政要。望令數得侍講。開釋物理。覽古論今。增輝睿德。至如騎射畋遊。酣歌妓聲。苟悅耳目。

終穢心神。漸染既久。漸音尖。音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為萬事主。動而無節即亂。恐殿下敗德之源。在於此矣。

承乾覽書愈怒。謂玄素曰。庶子患風狂耶。十四年。太宗知玄素在東宮頻有進諫。擢授銀青榮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時承乾嘗於宮中擊鼓。聲聞于外。聞去聲。玄素叩閤請見。音現。極言切諫。乃出宮內鼓對玄素毀之。遣戶奴伺玄素早朝。音潮。陰以馬槖擊之。槖音託。音殆。至於死。是時承乾好營造亭觀。去聲。窮極奢侈。費用日廣。玄素上書諫曰。臣以愚蔽。竊位兩宮。在臣有江海之潤。於國無秋毫之益。是用必竭愚誠。思盡臣節者也。

伏惟儲君之寄。荷戴殊重。荷上聲。如其積德不弘。何以嗣守成業。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物。不為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龍樓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內。不覩賢良。今言孝敬則闕侍膳問竪之禮。語恭順則違君父慈訓之方。求風聲則無學古好道之實。觀舉措則有因緣誅戮之罪。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群邪淫巧。昵近深宮。愛好者皆遊伎雜色。施與者並圖畫雕鏤。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哉。勝平聲。宣猷禁門。不異闌闠。上音環。下音會。朝入暮出。惡聲漸遠。右庶子趙

弘智。經明行修。聲。行。去當今善士。臣每請望數召進與之談論。庶廣徵猷。令旨反有猜嫌。謂臣妄相推引。從善如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必是招愆。古人云。苦藥利病。苦口利行。伏願居安思危。日愼一日。書入。承乾大怒。遣刺客將加屠害。俄屬宮廢。按後一書。通鑑係十三年詔。自今皇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故玄素上疏。十七年承乾廢。

胡氏寅曰。周官有王及后。次曰世子。用物不會之。以愚度之。莫尊於王。次曰后。次曰世子。不會之文。以貴尊貴。是尊貴之故。得肆為費侈。豈節以制度。自家刑國之道哉。正使周官饋夫酒正內府有此文。然冢宰之職。量入為出。得以九式均節財用。則雖曰不會。而會在其中。特不使有司以法沮止。若自下而制上耳。太宗之詔太子。於是大失。諸賢在朝。不聞以為不可。豈非君臣之交失乎。

唐氏仲友曰。太宗於玄素可謂不察矣。玄素力諫太子。至于三四。承乾諱其切至。遣戶奴刺客伺之。其脫死者幸矣。乃於他宮僚同謀擊。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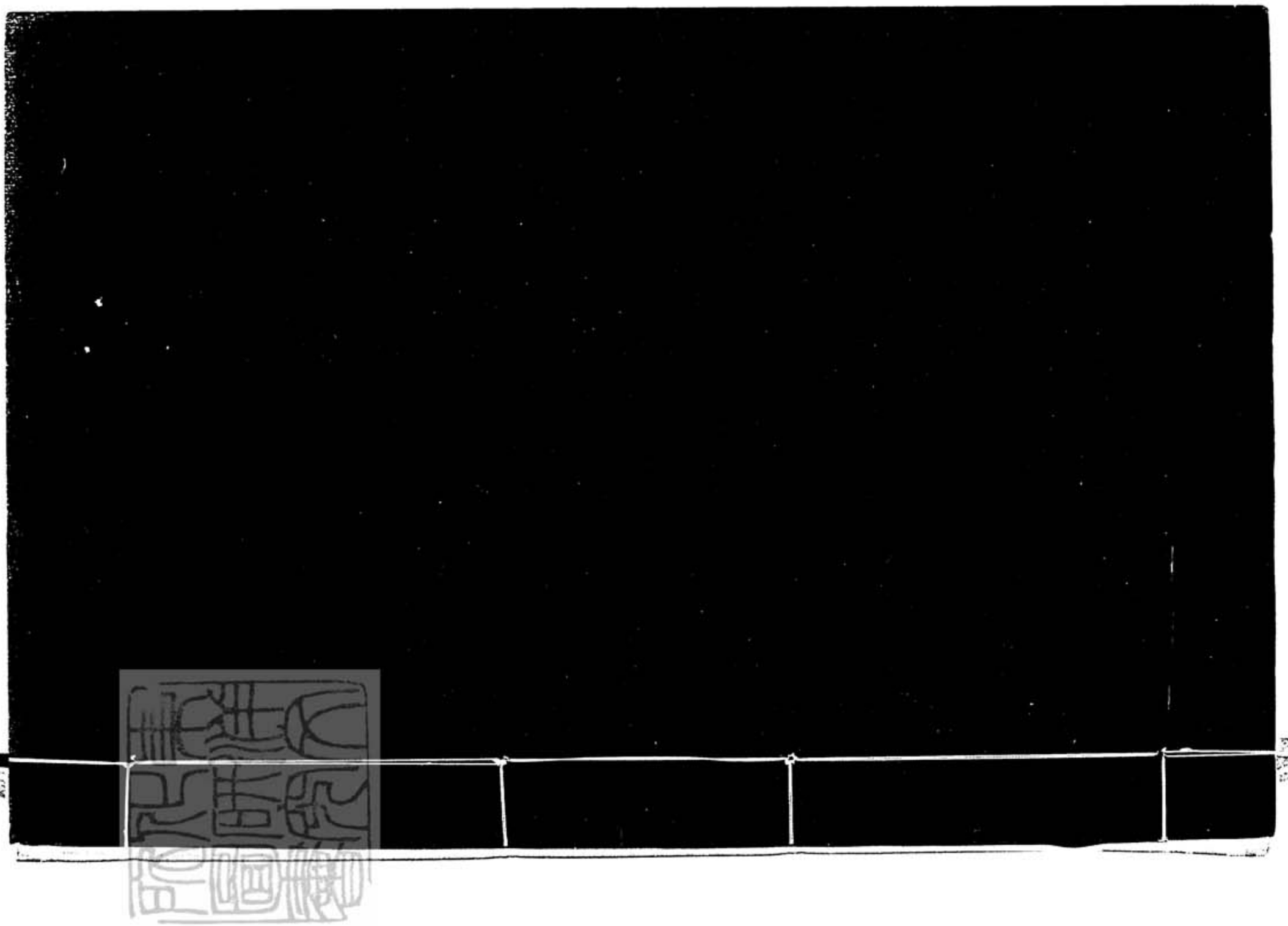
寧。以太子承乾廣造宮室。奢侈過度。躭好聲樂。好去聲。上書諫曰。臣聞克儉節用。實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敗德之本。是以凌雲棨日。戎人於是致譏。秦繆公夸示宮室之盛。為西戎由余所笑。詳見納諫篇註。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昔趙盾匡晉。盾。晉靈公大夫。即趙宣子也。酒嗜音。峻宇雕墻。夏書以之作誡。五子之歌曰。甘望師周。望。太公也。為周太師。或勸之以節財。或諫之以厚斂。去聲。莫不盡忠以佐國。竭誠以奉君。欲使茂實播於無窮。英聲被乎物聽。咸著簡策。用為美談。且今所居東宮。隋日營建。覩之者尚譏甚侈。見之者猶歎甚華。何容於此中更有修造。財帛日費。土木不停。窮斤斧之工。極磨礱之妙。且丁匠官奴入內。比者比。音鼻。曾無復監。曾。音層。此等或兄犯國章。或弟罹王法。往來御苑。出入禁闈。鉗鑿緣其身。槌杵在其手。監門本防非慮。監。平聲。宿衛以備不虞。直長既負不見。千牛。官名。見納諫篇註。爪牙在外。厮役在內。所司何以自安。臣下豈容無懼。又鄭衛之樂。古謂淫聲。鄭。衛。二國名。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昔朝歌之鄉。迴車者墨翟。朝。音昭。翟。音狄。朝歌。殷之邑名。漢書鄒陽書曰。邑號朝歌。墨子回車。夾谷之會。揮劒者孔丘。夾谷。魯地名。家語曰。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齊使萊人以兵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

好。齊侯心怍。麾而避之。齊奏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曰。匹夫熒惑侯伯。其罪應誅。於是斬侏儒。齊侯懼有慙色。先聖既以為非。通賢將以為失。頃聞宮內屢有鼓聲。大樂伎兒。入便不出。聞之者股栗。言之者心戰。往年口敕。伏請重尋。重去聲。聖旨殷勤。明誡懇切。在於殿下。不可不思。至於微臣。不得無懼。臣自驅馳宮闕。已積歲時。犬馬尚解識恩。解音懈。木石猶能知感。臣所有管見。敢不盡言。如鑒以丹誠。則臣有生路。若責其忤旨。則臣是罪人。但悅意取容。臧孫方以疾疢。犯顏逆耳。春秋比之藥名。臧孫。魯大夫。名紇。即臧武仲也。左傳。襄公三十三年。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之美。其毒滋多。孫之惡我。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猶生我。伏願停工巧之作。罷久役之人。絕鄭衛之音。斥群小之輩。則三善允備。萬國作貞矣。承乾覽書不悅。十五年。承乾以務農之時。召駕士等修。不許分番。人懷怨苦。又私引突厥群豎入宮。志寧上書諫曰。臣聞上天蓋高。日月光其德。明君至聖。輔佐贊其功。是以周誦升儲。見匡毛畢。毛叔鄭。畢公。周之輔臣。漢盈居震。取資黃綺。見定分篇注。姬旦抗法於伯禽。姬。周之姓也。禮曰。成王幼。不能涖祚。周公相。踐祚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伯禽。周公子之名。伯禽即賈誼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也。賈生陳事於文帝。賈生。即賈誼也。見納諫篇注。咸殷勤於端士。皆懇切於正人。歷代賢君。莫不丁寧於太子者。良以地膺上嗣。位處儲

君。處上聲。下同。善則率土霑其恩。惡則海內罹其禍。近聞僕寺司馭駕士獸醫。始自春初。迄茲夏晚。常居內役。不放分番。或家有尊親。闕於溫清。禮記曰。子之事父母。冬溫而夏清。或室有幼弱。絕於撫養。春既廢其耕墾。夏又妨其播殖。事乖存育。恐致怨嗟。儻聞天聽。後悔何及。又突厥達哥支等。咸是人面獸心。豈得以禮義期。不可以仁信待。心則未識於忠孝。言則莫辯其是非。近之有損於英聲。昵之無益於盛德。引之入閤。人皆驚駭。豈臣庸識。獨用不安。陛下必須上副至尊聖情。下允黎元本望。不可輕徵惡而不避。無容略小善而不為。理敢杜漸之方。須有防萌之術。屏退不肖。狎近賢良。如此則善道日隆。德音自遠。承乾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紇音鶻。紇干。虜複姓。就舍殺之。是時丁母憂。起復為詹事。二人潛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苫廬。禮。居父母之喪者。寢苫枕塊。竟不忍而止。及承乾敗。太宗知其事。深勉勞之。勞。去聲。按前一書。通鑑係十四年。舊史曰。承乾敗後。推鞫具得其事。太宗謂志寧曰。知公數有規諫。事無所隱。深加勉勞。右庶子令狐德棻等。以無諫書。皆從貶責。

胡氏寅曰。詹事。東宮官之尊也。太子於之。學為父子。志寧不當起復。太宗不當奪其喪者。惟金革之事耳。詹事輔導太子。宜太子之不納諫也。雖然。自太子言之。從訓太子。欲肆情。又將殺諫臣。是兩刺客之不如。其不能終。

哉。

愚按。自古臣子之事君親。能盡其道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也。嘗觀春秋傳。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麑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是宣子以敬於無道。于志寧上書諫之。承乾怒。遣刺客張師政。紇于承基。殺之。時志寧母憂起復。二人潛入其第。見寢處甚麤。不忍而止。是志寧以孝於親而脫於禍也。曾不如二人者。庶幾無愧於鉏麑矣。承乾之為。不如刺客之苦。塊而任人之有心也。然亦未聞有寢而任於人之子之國。當輔翼太子之失。太宗志寧之責失之矣。

臺灣圖書館